

## 敦煌鮮為人知的歷史滄桑

1900年5月26日，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圓篆，在第17窟(現編號)中偶然發現一個「藏經洞」，裡邊藏有上至前秦甘露元年，下迄北宋景德三年歷代文物五萬餘件，其中包括有古代佛道經典、文書（史籍、帳冊、歷本等）和美術品（絹本繪畫、刺繡等）等文物。

這些被譽為「中古時代的百科全書」（出土文物）與殷墟甲骨文、漢簡、明清檔案，被譽為近代古文獻的四大發現。不過，這五萬多件文物經卷只有很少一部份保存在中國的博物館裡，大部份被洗劫到國外，諸如英法俄日等十幾個國家的圖書館。

### 藏經洞的發現

敦煌在中國漢唐時期是絲綢之路的重鎮。藏經洞是敦煌莫高窟第17窟俗稱，位於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側壁內，是附屬於第16窟的一個小窟。

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居住在莫高窟道士王圓篆率人清理今編號第16窟甬道積沙時，無意間偶然發現北側壁上有裂痕，於是他剝開裂縫，發現這是磚砌的小門，便將其所砌磚搬開，發現一長寬各2.6米、高3米的方形窟室（現編號為第17窟），室內堆滿了各種用白布包裹的一包一包各種古代的寫本和印本的經卷；經史子集等各類古籍和各類官私檔案；文學及各種民族文字文獻；共約五萬卷、號。此外還有各種佛像絹畫、供養絹畫、佛幡及各種銅、木佛像等。這就是著名的“藏經洞”。

王圓篆發現藏經洞後，曾向敦煌縣令報備，卻無引起這些官員重視，同時也由於搬遷經費無著，只是下令王圓篆就地封存。王圓篆不知道經卷的價值，最初出售部份經卷給附近居民，當作符咒用於治病（把經卷燒成灰燼和水讓人吞服）。在京師派大員到敦煌莫高窟前，王圓篆認為這些經卷奇貨可居，便事先從藏經洞中偷搬出許多經卷，別藏於寺廟的轉經桶中或其他洞窟。

## 經卷價值連城

藏經洞內約 5 萬卷文獻，最早的為前秦苻堅元年（359 年），最晚為南宋慶元二年（1196 年），其中佛書佔了百分之九十左右，包括經、律、論、疏釋、偽經、讚文、經藏目錄等。還有天文、曆法、歷史、地理、方志、圖經、醫書、民俗、名籍、帳冊、詩文、辭曲、方言、遊記、雜寫、習書，這些均成為多種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依據和補充參證，其主要部份又是傳統文獻中不可得見的資料，價值尤為珍貴。被視為中國文化史上的四次大發現之一。

## 藏經洞寶藏的惡運

1906 年，在藏經洞被發現的 6 年之後，外國的專家、學者以探險尋寶之名接踵而來，他們輾轉來到荒涼的敦煌，從王道士手裡連哄帶騙，像買廢紙一樣將寶貴的文物盜運出中國。

最早走進藏經洞的俄國人是奧勃魯切夫，1905 年他僅用了幾條肥皂和一個俄式取暖手爐就從王道士手中騙走幾千件敦煌文物寫本、經卷和一幅精美的壁畫（是從洞窟牆壁上直接挖下來的）。

探險家中的考古學家——英國學者斯坦因（A.Stein），他曾先後兩次到達敦煌。第一次是在 1907 年，他以「唐僧之徒」的名義騙取王道士的信任，以 14 塊馬蹄銀兩從王手中換取經文 24 箱，精美絹畫和刺繡藝術品 5 大箱；1914 年又以 500 兩白銀，換去了 570 部完整的漢文寫本。

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Pelliot），1908 年來到了莫高窟，由於他精通漢文，在藏經洞中秉燭精選三週，用大量銀子從王道士手中換取 6000 餘件敦煌寫本精品，藏經洞的發現公諸於眾，也引起晚清朝廷重視，派員至敦煌，於 1910 年將剩餘的經卷運往北京。啟運時清點尚有九千餘卷，三個月後到達京城時只剩下八千餘捲了，存放於京師圖書館。

在此期間，美國華爾納在 1924 年來莫高窟作「考察」，他乘人不備之際，用化學膠布黏走了十餘幅精美的壁畫，同時還將三二八窟窟龕的唐代供養菩薩像偷走。

1907 年至 1925 年間，外國探險家們在藏經洞所盜竊這些文物達 3.5 萬件，約佔所有文物的三分之二。這些先後被外國「探險隊」捆載而去文物至今流散世界各地，目前英國國家圖書館藏 13000 餘件，占三分之一強；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 10800 餘件，亦占三分之一強；其他還有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5700 餘件。

### 藏經洞封藏之謎

法國人伯希和認為，這麼多經卷和遺書被封藏於密洞中，是莫高窟的僧人為躲避戰亂，使經卷遺書免於戰火而存放的，西夏人 1035 年佔領敦煌前的封閉；英國人斯坦因推測這些經卷遺書都是當時敦煌僧眾廢棄後的封存；日本關百益文認為是基於伊斯蘭教的哈刺汗國 1006 年東侵，佛教于闐王國被消滅的威脅而作的封閉。

中國國學大師陳寅恪 1930 年為陳恆所編《敦煌劫餘錄》作《序》，第一次使用「敦煌學」概念，其含義是指對敦煌藏經洞出土文書的研究。由於藏經洞及其藏品大多流失海外，這為國外的敦煌研究者提供了具有極高價值的材料，使得這門新學從一開始就帶有國際性的特點，直到現在，也仍然是國際學壇上的一門顯學。